



从一名战友「一落一起」说开去

周海燕

今年3月，支队一纸命令引起了不少关注——战勤计划科原科长薛鹏，重新被任命为该科科长。他的“一落一起”，也是我观察支队深化政治整训成效的一扇窗口。

我来支队后不久，就听其他领导提到了薛鹏：“前两年编制调整，他从战勤计划科科长调整为运输送科助理员，二话没说，工作更加认真负责。可后来因为干部超编，一直没有调职晋升，慢慢地整个人就蔫了。”我翻看工作记录，发现他记录的台账前两年都工工整整、严谨细致，可今年年初的那几页字迹逐渐潦草，内容也开始敷衍。一次机关加班会，我问他某项工作的进展情况，他被点名后才慢吞吞说了一句：“还在弄。”

我知道这不是能力问题，是心气儿被消磨了。一天，我把他叫到办公室：“薛鹏，是不是觉得没奔头了？”他沉默了许久才抬起头：“政委，我不是怕苦怕累，是怕再苦再累也没人看见……”我没有着急讲大道理，而是聊起了自己的经历：我在原单位晋升正团之后，一千就是9年才再次提拔。尤其到了第6年，看着身边同志一个个进步，心里也不甘。老政委对我说：“你现在要是躺平了，那前6年的苦不就白吃了？即使单位撤销并改，你自己的干劲儿也不能减。”后来，我沉下心来把手头的事踏实干好，3年后迎来了晋升命令。我告诉薛鹏：“问题是暂时的，组织在一步一步解决。但如果你现在放弃，等机会来了，还能在官兵面前立得住吗？”

随后，我把制订高原驻训后勤保障方案的任务交给他。他连续一周泡在办公室，翻记录、跑基层，有一天晚上11时，我路过他办公室，看到灯还亮着。推门进去，他正对着地图标记补给点。他说：“政委，我想搞一个‘模块化保障清单’，把每个节点的人、物、时限都定好。”这份方案后来在支队推广，驻训保障效率有了显著提升。我知道，他的状态回来了。

今年3月，经过严格考核，薛鹏重新被任命为战勤计划科科长。宣布命令那天，他说：“感谢组织没有放弃我。我会用行动证明，我不是‘躺’回去的，是干回来的。”

这让我想起开国上将张爱萍的一段往事。红军时期，张爱萍因部队整编从师长降为团长，职务降低了，他却毫无怨言，照样把团队带得生龙活虎。有人替他抱不平，他摆摆手：“当师长是打仗，当团长也是打仗，只要枪在手，职位高低有什么关系？把部队带好、把仗打赢，比什么都强。”反观当下，个别干部遇到一点挫折就泄气躺平，说到底还是格局小了、境界低了。张爱萍将军的故事告诉我们：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职位高低，而在于是否始终有干劲儿、在状态、敢拼搏。

薛鹏的转变，让支队党委更加坚定了提拔官兵干事创业状态的决心。我们结合深化政治整训，在干部教育管理上打出一套“组合拳”：立起“有为有位”的鲜明导向，调整了5名长期“躺平”的干部，提拔重用12名实绩突出的一线

骨干，像薛鹏这样“跌倒再爬起来”的就有3人；建立“状态预警”机制，常委分头挂钩基层，每季度给干部精神状态“画像”，早提醒、早帮助；组织干部到昆仑山口、慕生忠将军楼旧址现场教学，重温“青藏公路精神”，每季度评选“高原先锋”，让实干者有名又光荣。

毛泽东同志说过：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。”在高原当兵，精气神尤为重要。我们支队驻地平均海拔超3000米，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七成。有同志开玩笑：“躺着不动都相当于在内地负重5公里。”可正是这样的环境，最检验一个人的状态——是把艰苦当作躺平的借口，还是把艰苦当作磨砺的砺石？政治整训是整风、整纪、整状态。一个人心气儿顺了、状态好了，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；一个集体人人都在状态，就没有翻不过的雪山、趟不过的荒原。

前不久，我见到薛鹏正带着机关分队搞装备拉动演练，忙得满头是汗，满身是土。他兴高采烈地说：“政委，我们搞了个‘高原快速给养补给法’，比过去快了将近一刻钟。”我拍拍他的肩，连声说好。回单程的路上我一直在想：作为政委，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每一个干部都像高原上的胡杨——风沙再大，也要把根扎深；风雪再冷，也要挺直腰杆。因为我们的状态，决定着部队的战斗力；我们的精气神，就是高原上最硬的脊梁。

“无人行李墙”告诉我们什么

吴波



今年的“五一”假期，武汉地铁8号线梨园站的一幕，温暖了无数人的心。清晨，4名年轻游客发现寄存柜已满，自发将行李靠靠墙摆得整整齐齐，便轻装奔赴东湖的晨光。这不经意的举动，引起了连锁反应：正午时分，五颜六色的行李箱排成壮观的“无人行李墙”，最多时达数百件，却无一件遗失，无一处杂乱。行李的安然安放，成为“中国式安全”最生动的注脚。

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了这段视频，配文“Safe and worry-free”（安全无忧）。评论区里，网友们满是自豪：“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秩序感和安全感。”“不用锁、不用看，这份从容在中国。”“这就是最好的国家形象片。”

游客放心地将行囊托付给陌生的城市，这份从容的背后，是因为有看得见、摸不着的守护，共同织成一张坚实的安全网。地铁工作人员每日规整零散行李，设置志愿服务岗，驻站民警来回巡逻……这些具体的付出，让“无人看管”变成了“有人守护”。这种“中国式安全”，不是单向的管控，而是双向的奔赴：游客自觉有序，管理者主动守护，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，守护着这份安全与温暖。

这就是中国，“一个让你可以放心地把后背交给陌生人，放心把未来交给国家的国家。”当“中国式安全”成为热词，当“成为中国人”成为期待，这都与中国近年来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息息相关，本质上是世界对中国发展和中国大时代的精彩篇章。

健全战斗精神培育长效机制

哲之

近日，某旅在跨区执行演训任务时，注重将战斗精神培育贯穿于演训全过程，激励官兵在任务面前打头阵、当先锋，练强打赢本领。这种从制度入手，常态化、多渠道培育战斗精神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。

“战虽有风险，而勇为本焉。”习主席对培育战斗精神高度重视，多次强调“和平时期，决不能把兵带娇气了，威武之师还得威武，军人还得有血性”“无论什么时候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都不能丢”。战斗精神是军人信念、情感、意志、作风的集中体现，是军事实践中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、发挥人的决定性作用的关键。战斗精神培育是战斗力建设的重要内容，也是锻造能打胜仗部队的基础工作和永恒课题。军队能打仗、打胜仗，固然要靠战略战术、武器装备、综合国力，但没有战斗精神，光有好的作战条件，也是不能打仗仗的。

“凡事有其要，执其要者事成。”制度能起到根本性、全局性、长远性的作用。战斗精神，源头在传承，培育在平时，表现在战时，关键在养成。正如

习主席强调的，“必须把培育战斗精神、培养战斗作风突出出来，强化官兵当兵打仗、带兵打仗、练兵打仗的思想，探索形成战斗精神培育的长效机制”。战斗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，其生成必然要经历一个由内到外、由观念到行为、由认知经实践再到意志的连续推进过程。培育战斗精神是一个系统工程，必须通过教育、训练等手段，作用于官兵精神、意志、心理，让官兵提前感知战场氛围、进入作战节奏，不断提升战场适应能力、强国制胜强敌信心，保持高昂战斗热情。

健全教育机制，解决好思想根子问题。战斗精神作为一支军队、一名军人的精神力量，并非一时冲动的匹夫之勇，而是基于对战争性质的科学认知、爱党爱国的深厚情怀、不畏强敌的英雄气概。各级应加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我军根本职能教育，向官兵讲清为谁扛枪、为谁打仗，当兵干什么、练兵为什么等根本问题，着力强化战斗队思想，深扎精武强能、备战打仗的思想根子。应创新教育方式方法，搞好使命任务、形势战备教育，将敢打

必胜的红色基因融入日常教育，彻底纠治当“和平官”“和平兵”等沉痾积弊，教育引导官兵始终保持枕戈待旦的战斗姿态，做到关键时刻豁得出来、危急关头冲得上去。

健全训练机制，解决好本领不够问题。敢斗是勇气，善斗是智慧。过硬的素质本领是战斗精神的基础。只有既用“钢”积蓄“气”的力量，更用“气”彰显“钢”的威力；既保持革命加拼命的无畏勇气，又涵养心胜加智胜的科学精神，才能始终保持精神上的强大，才能在关键时刻一招制敌、“一剑”封喉。应坚持党委统抓统管，多部门联动实施，同步下达训练任务、提出精神锻造要求，把培育工作与战训行动捆在一起做、融合起来抓，做到筹划上衔接有序、方案上成龙配套、内容上各有侧重、评估上同频问效，使军事训练的各个环节都充分体现战斗精神锻造要求，每个训练课目都兼顾战斗精神锻造功能。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，突出能力牵引、基础制胜，锚定目标定位，紧盯战场环境、装备性能、对手特点等关键要素，把基础课目练

慎用“习惯性反问”

赵博祥



“谁不辛苦？只有你累吗？”“这还用再说吗？”……类似的话语，看似是“话赶话”的随口一言，字里行间却藏着不耐烦、不信任，让本该充满信任的交流蒙上阴影。

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“习惯性反问”看似没有激烈的争吵，却比争吵更让人感到难受；不是直接的批评，却比批评更让人难以承受，容易在官兵心中留下难以消除的隔阂。

带兵重在带心。官兵之间顺畅高效的沟通，是部队凝聚力、向心力的情感纽带。一句充满信任的鼓励，能点燃战士心中奋斗的火把，而一句“夹枪带棒”的反问，可能会浇灭一颗热忱的心。当战士鼓起勇气诉说疲惫、困惑或者想法时，渴望的是带兵人的倾听、理解与指引，而不是被一句话堵回、否定。长此以往，战士有话不愿说、有苦不想诉、有难不敢提，信任就会在一次次“反问”中悄然流失。

“习惯性反问”的背后，往往不是

出于恶意，更多源于带兵人自身情绪管理的失控、工作方法的简单和“我说你听”的惯性思维。带兵人应认识到，自己脱口而出的一句话，在战士心中分量很重。“习惯性反问”忽略了交流对象的具体处境和感受，关闭了共情的通道，筑起了隔阂的高墙。管理部队、推进工作，离不开严格要求，但严格不等于严苛，更不等于言语生硬、态度冷漠，带兵的艺术，往往就藏在一句句话的温度里。

谈话不是训话，平等是谈话的第一原则。拆除“反问之墙”，关键在于换位思考、将心比心。当面对战士的抱怨或疑问时，不妨耐心读懂话语背后的情绪与需求。一句“训练你感觉哪里最吃力”的关切，一句“这个问题咱们再一起将一将”的帮带，远比一句反问更有温度，也更能解决问题。

言为心声，语暖兵心。营造团结友爱、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，需从慎用言语上“习惯性反问”开始。带兵人应放下架子，常怀同理之心，多一些平等尊重、坦诚相待，多一些探讨式的平和语言，多一点兄长般的呵护提醒，学会沟通艺术，真正把话说到官兵心坎上，让每一次对话都成为增进信任、凝聚兵心的契机。



作者：曾宇明

一路长征一路歌

李佳莹



歌以咏志，言为心声。长征纵有千难万险，却从未沾染上低沉与消极，万里征途上，歌声始终相伴。一首首歌曲，蘸着炮火烽烟落笔，迎着枪林弹雨传唱，将长征精神唱进岁月、划进丰碑。

老山界，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“第一座难走的山”。刚从惨烈的湘江血战中突围的红军将士们，疲惫到了极致。就在这艰难跋涉间，一阵歌声冲破山间寒风，由远及近、不绝如缕：“同志们快起来拿刀枪，我们是人民的武装，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……”歌声未落，山那头便传来呼应，“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，我们真快乐……”人随歌行，歌绕山梁。山依旧高耸，路依旧崎岖，信念却在歌声中悄然生长。中央代表陈云亦行走在这支队伍里，他在首部向世界宣传长征的著作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中记录下这一幕，歌声

“使之忘却行军之疲劳”，将士们凭着这份力量，连攀12座高峰，终于翻越老山界。

歌声，是勇敢战斗的指引。长征初期，红军对与国民党骑兵团作战几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。刘伯承同志在红军大学讲课时分析：“我们的指战员过去主要是习惯于森林、山地作战，很少甚至完全不了解骑兵。遇见骑兵时，很容易发生慌张，受到不应有的损失。”1935年8月，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毛儿盖总结与国民党骑兵团作战的经验教训，专门发出《关于对付骑兵战斗的指示》，加强打骑兵的战术训练。为此，陆定一和李伯钊合写了一首《打骑兵歌》：“敌人的骑兵不可怕，沉着应战来打他。目标又大又好打，排子枪快放齐射杀。我们瞄准他，我们打垮他！我们消灭他！我们打垮他！”“红色战士们！随歌行，歌绕山梁。山依旧高耸，路依旧崎岖，信念却在歌声中悄然生长。中央代表陈云亦行走在这支队伍里，他在首部向世界宣传长征的著作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中记录下这一幕，歌声

的效用。以后红军遇到骑兵，再也不感到惊慌失措了，一排子枪打过去，打得敌人人仰马翻。”后来，红军在甘肃青石嘴、陕北吴起镇等地的战斗中，成功运用了打骑兵的战术，取得了战斗的胜利。

歌声，是克敌制胜的动员。1935年5月，红军面临敌人围追堵截，向金沙江急进。沿着悬崖峭壁上的小路，他们昼夜兼程，翻山越岭，冒雨奔袭至皎平渡口。渡江那一刻，仅有的7艘木船在湍急翻滚、激流冲荡中穿梭往来，他们高唱着《渡金沙江胜利歌》，歌声盖过浪涛：“金沙江流水哗哗响，常胜的红军来渡江，不怕它水深河流急，更不怕山高路又长。我们真顽强，战胜了困难，克服一切疲劳，下决心我们要渡江……”政治机关干事童小鹏回忆，彼时“后有顽敌前有险阻，大家唱着这支歌，斗志昂扬，战胜了疲劳和困难”，凭借信念与勇气，完成了巧渡金沙江的壮举。

歌声，是团结奋战的号角。红四方面军先遣军八十八师在草地行军期